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新证（增订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楼梦新证（增订本）>>

13位ISBN编号：9787101088380

10位ISBN编号：7101088384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周汝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自序本书之作，起步于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际，主体形成于一九四八年暑假；以后略有零散补充，定稿于一九五〇年。
至一九五三年秋，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问世，迄今整整五十载。
回忆“而立”之年“立”此一业，种种经历，富于“传奇”意味，又兼“风云际会”与“陵谷沧桑”的奇致，可以勒为此编纪叙，非本文所能尽述。
如今只说，当此新版又将付梓之时，自己愿意一表衷肠的几点愚意，粗记在此。
不成序文，聊供评正。
粗浅的理解认识，大约是如下几点--一、《红楼梦》是以“小说”“野史”为外貌的著作，其本体内质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诗化”了的“自写心灵”的书--而这是读时的直觉感受领会，不是由于什么“考证”的“证验”而后方“知”。
二、正因如此，我坚信不考察研索作者曹雪芹其人，就谈不上针对其书的理解和赏析。
三、欲考察研索其人，必须是从时代背景中寻求一切的来龙去脉，所有能得的直接、间接的“媒介”。
割取片段、断章取义的做法，是会患上“历史短视、浅视症”的下策。
四、由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而得知敦诚《四松堂集》的重要，也即得知求而未得的敦敏之诗集的同样重要。
恰好四兄祜昌又将此事重新提醒我，于是一索而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懋斋诗钞·东皋集》。
此后，承邓之诚先生指点，查获了《永宪录》中对曹家的极为难得的关键性史迹的记载。
大约同时，在燕大东门外成府街一个地摊上买到了故宫印的《掌故丛编》，方知李玄伯氏发现的曹氏奏折档案资料。
于是，我这个“西语系”的学生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曹学”的“泥坑”--这是后来人家讥嘲我的话。
五、我这“曹学”的成果是从根本上揭示了曹家的政治身份（是内务府包衣，不是“汉军”）、政治处境（在康熙众多皇子争谋嗣位的旋涡中），以及他家的悲剧命运。
还有首次考明了雪芹的几门至亲的政治身份、处境，几位至友的家世情况。
平郡王、傅鼐、富察家诸人、佟氏隆科多等人的千丝万缕的政治牵连，更有至亲李煦一门的重大情节--以上这些，都属于“曹学”大范围--却是关系到理会雪芹《红楼》内涵的断乎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
六、由这工作的收获，印证了鲁迅先生的灼见真知：“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中国小说史略》论雪芹生平）；同时也就证实了雪芹著书是以“小说”为载体而抒写形容自己的奇作（不是像胡适先生当时认为的“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恰恰相反）。
七、这样，可以展示一个事实：《红楼梦新证》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承接胡氏《考证》的著作。
它是正式建立“曹学即红学”的这门专题学术的专著。
八、《新证》之所以可以称为是一种“建立”（而不是简单的接承延伸），有其时间的和内涵的理据。
《新证》是胡氏《考证》的二十五年之后，又一次的从头作起。
胡先生考后的继武者，未见其人其作（俞平伯《红楼梦辨》是另一性质的论著，对于考察雪芹其人的身世时代、处境生平，不相干涉，不宜相提并论）。
继出行世的却都是“索隐派”（我曾列过一个详表，今不赘）。
如谓胡氏《考证》为源头，则二十五年为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并未有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任何发展。
因之，可以说《新证》是新的建立而非旧话重提的重复翻版。

然后再来审视其建立的内涵，便可看到几项重要分科密切联系的学术体系的构建，已然展示清晰。
这个体系是新的开始，包括了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四大分支，相互依伏钩互成一种新整体研究方法，而非支离破碎的“多立名色”。
九、《新证》体系成功建立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验证，就是它引发的强烈而广泛的影响。
《新证》引发的影响，没有像胡先生考后二十五年之久方有真正的发展建构。
一九五三年《新证》出版后，立即形成了一种“红学热”的明潮和暗流。
几乎所有海内外的《红》文、《红》评、《红》书、《红》刊……都是在它的影响之下而萌生的，蔚为大观。
也就是说，如果以历史目光展望一下“红学史”的来龙去脉、起伏升沉，即不难看到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以迄于今的--与以前迥乎不同的研《红》场面、格局、兴荣……以及一些十分特别的文化观。
有人说，没有《新证》，就没有这五十年来的红学。
这话虽然抬举了它，但也确有其一定的道理。
十、影响是多样的，好的坏的都有。
好的是导引了加深加细的研究，从而出现了青年一代的杰出研《红》专家，成就令人鼓舞。
这是这门专学大有前途、可望层楼更上的最好征兆。
坏的影响是“引诱”了一些人，误以为治红学弄考证是个成名成家的“门路”“捷径”，于是模仿、“效颦”之现状层出不穷，没有真学力真见解，假装巧扮，弄虚作伪，沽名钓誉--甚至由“专家”就索性充当了“霸主”，妄想垄断这门学术，让它成了“一言堂”，不许对他的论点说法表示任何异议。
这已然不再是《新证》的责任，但它竟让人如此眼红，千方百计地谋划如何“压倒”并“打倒”《新证》，岂不也是“无罪之罪”？
至于明目张胆的剽窃、稗贩（材料、论证、观点……），并且以“反戈一击”为其手段，以遂其私者，因已越出了学术的范围，无有详列的必要了。
十一、《新证》的缺点和遗憾，说来那是太多了。
比如不少评论者把“材料丰富”列为本书的特色和优胜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本书的唯一可取处，其他是谈不到或看不出的。
但事实上“材料”也并不“丰富”。
创稿时，那情形是很寒伧的：四七年挣扎回到大学时，已是老大徒伤悲的荒废之人了，仅仅由于未过三十岁，还有点生气，就在课馀摸索《红楼梦》的事情。
翻看了一些书，随手摘录资料。
这些资料后来就成了本书的组成部分。
书稿粗具形体之时，我已无有条件再去搜求各种书物原件去核对一遍。
原稿的样子是很不够体统的--百般碎纸条拼粘而成，临到说是可以有付梓的可能，只好努力缮钞一个可以拿给人的清本。
这个任务是家兄在困难中担当起来的。
几十万字，钞是钞完了，可我们两个人又谁也没有再去拿原底稿来核一下钞本的条件了，就那样子交付与了出版介绍人。
一九五二年，我到了成都在大学外文系教英语，这时排出的校样便陆续寄到我手。
面对着这么些“转头陈迹”的“旧作”，成堆的铅字纷纭错乱的排样，实深有“望洋”之感，很多疑问，无法核对解决，又只好以“意”为“断”。
很显然，这不但会“遗留”下不少问题，而且还会自己“制造”问题。
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重排增订本，整理时精神主要放在增删内容上，旧版遗留下来的需要核正的那些地方，依然无法获得解决，也曾查对了一部分书物史料，但全书所引书目、篇目粗计有六七百种，实已无法尽核。
当时我目病已甚，又只能委之于我的一个孩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十二、《新证》的可存，是因为它以考证为手段，却以思想研究批评为目的，这方是一部书的“灵魂”--这就是我对高鹗伪续篡改、冒充“全本”的思想本质的批揭，指出它是与雪芹的精神意旨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是一个有政治背景的文化阴谋。
这一揭示，接受的人日益多起来了，目前在高校学子群中，已出现了可贵的良例，是个吉兆。
当然，还有反对的，甚至出言不逊、难以醒悟的，还有待时间的推移与更多人的努力工作，逐步争取。
这个工作还十分艰难，这是个文化思想领域中从来就存在矛盾斗争的规律性问题，不是张三李四某几个人的事情。
《新证》是激烈批判程高伪本“阵营”中的忠实战士，它能于五十年后之今日又以新版形式问世，表明了它的学术大方向是经受了考验而可以站立于百家争鸣之中仍有其凛凛之生气，并将继续接受考验，听取雌黄毁誉--凡是与人为善的指教，感切无内，永志弗谖。
别有用心与所图的，则听随尊便，所历既多，就见怪不怪了，恕不多及。
癸未寒宵试表愚衷于东皋陋室

内容概要

周汝昌先生自1947年开始撰写《新证》，1950年定稿完成。
1953年9月第一次出版，10月重印了一次，同年12月第三次印刷。
全书分为八章，共39万字，由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棠棣出版社出版。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此版在篇幅上大大多于第一版，字数达到80万字。
除增加了第八章“文物杂考”外，每一章的内容都得到了充实。
此版《新证》取消了王耳的代序，把它并入引论之中。
迫于政治情势，卷首增加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原载1955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去掉了初版第七章“新索隐”。
此版《新证》1985年重印，删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内中自然包括了《新证》。
此版在1976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因为这套书有个“总序”，所以删掉了相当于序言的“写在卷头”。
另亦删除了1985年本的后记和附录中华书局此次再版，是在1976年人民文学增订版、1998年华艺修订版的基础上重予校订，遵照作者生前意见，恢复了“写在卷头”和1953年版的第七章“新索隐”，以及1985年本长达2万字的后记。
作者生前为本版撰写了自序。
《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套装全3册）》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一、考证了曹雪芹的籍贯、出身、家世、生平等问题，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曹学”；本书征引详博，举凡通史、政书、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等史料无不包涵，以此使读者明了《红楼梦》成书之背景。
二、结合“曹学”对《红楼梦》进行考释。
三、对脂批、《红楼梦》各版本进行考证，对《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读者接受给予评价。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2012），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
天津人。
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
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
资深红学家、古典诗词研究家。
著有《红楼梦新证》《书法艺术答问》《曹雪芹小传》《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书籍目录

自序 写在卷头 第一章引论 第二章人物考 第一节世系谱表 第二节曹宜曹宣 第三节过继关系 第四节几门亲戚 第三章籍贯出身 第一节丰润县人 第二节辽东俘虏 第四章地点问题 第一节南北东西 第二节院宇图说 第三节北京住宅 第四节江宁织署 第五节真州鹾院 第五章雪芹生卒 第六章红楼纪历 第七章史事稽年 前期（明万历二十年——清顺治十八年） 中期（康熙元年——康熙五十一年） 末期（自康熙五十二年以次） 第八章文物杂考 一曹雪芹画像 附雪芹小像辨 二脂砚斋藏砚 三“ 怡红 ”石印章 四曹雪芹笔山 附程伟元画扇 五曹雪芹词曲家数 六“ 红楼梦 ”解 第九章脂砚斋批 第一节脂批概况 第二节脂砚何人 第三节申著作权 第四节议高续书 补说三篇 附资料辑录三种 第十章新索隐 附录编本子与读者 一戚蓼生考 二刘铨福考 附青士椿馀考 三戚蓼生与戚本 四清蒙古王府本 附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 五梦觉主人序本 附钞本杂说 六靖本传闻录 七“ 惭愧当年石季伦 ”——最早的题《红》诗 八“ 试磨奚墨为刊删 ”——最早的题《红》诗之二 九“ 续貂词笔恨支离 ”——较晚的题《红》诗 十“ 买椟还珠可胜慨！ ”——女诗人的题《红》诗 后记 附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上述原因，我保存了拙文的原貌不作大改，连误论《氏族谱》“ 宣 ”“ 宜 ”二字相似易混的那一段也不删，就是为了让它证明我在当时条件下思虑所能及的限度，以及当时我的理路的本貌，绝谈不上什么编造一个曹宣并为了否定曹荃的这等等罪名。
“ 荃 ”名见载于《氏族谱》；同辈之中，“ 寅 ”“ 宜 ”倒并列于“ 玺 ”后，而“ 荃 ”却独列于“ 尔正 ”之后。
至于现在大家常常引用的有关“ 曹荃 ”的资料，实际都是内务府满文档的汉译本，只是寻照字音才译成“ 荃 ”字的。
这一点申说清楚，恐怕也很必要。
朱南铣先生在驳议拙说的各文章中，有一点却是我十分感荷的，这就是他指出了曹寅、曹宣并非如我所推的是孪生兄弟。
其理由是，《楝亭诗钞》卷三有“ 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 ”一诗，腹联云：“ 三品全家增旧禄，百花同日着新绯。
”下注云：“ 生辰同花生日。
”既然曹宣生日是花朝（花朝有很多异说，最通常的是二月十二日），这就彻底否定了“ 孪生 ”说。
我认为朱先生此说是对的。
谁说的是真理事实，就要信从谁的论点。
我旧年何以致此误说？
大约是因为，曹寅对自家人，对丰润的同族人，对辽东的同族人，以至对安徽贵池的同宗人，在诗题中都不作分别，通称某某几兄，某某几弟和某某侄。
称二弟的有“ 筠石二弟 ”“ 峙乃二弟 ”，后者却是曹秉桢。
那么单称“ 二弟生辰 ”，究不知指谁。
况且我始终以为“ 与子堕地同胚胎，与子四十犹婴孩 ”的话，如非用之于双生兄弟，何必非要用这种“ 掰瓜露子 ”的措词？
觉得难有另外的解释。
现在看来，不挂字号的二弟，还应是二胞弟，不像是疏宗同族弟。
至于那两句难解的诗，恐怕是为了着重指明同母所生（又年龄挨肩相近）。
封建社会的富贵人，除了正妻，例有几位侧室姬妾。
曹寅为了特别表明一母所生的兄弟关系和感情，故此说了那种话，当时人读了必不奇怪；而到我这里，只会以一种普通人家仅仅见过一夫一妻的这种“ 观念 ”来读它，自然觉得出奇，不免大惊小怪起来。
（这让富贵人听了，必然要嗤笑其“ 寒伧 ”了。
） 今为存其旧貌，亦不加改动，兼志朱先生嘉惠。

媒体关注与评论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他的《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
——胡适（现代学术大师）《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极重要的著作。
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严密，都可令人敬佩。
……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讨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迪性的头绪。
——周策纵（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
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
——李泽厚（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从“新证”开始，接着又用数十年的功夫深化研究，结果创造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互参的红学四维结构，把“考证”推向高峰。
可以说胡适是《红楼梦》考证的开创者，而周汝昌先生则是总集成者。
——刘再复（著名学者）

编辑推荐

《周汝昌作品系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套装共3册)》为红学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胡适、顾随、张伯驹一致赞赏的名著。

名人推荐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他的《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
——胡适 《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极重要的著作。
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严密，都可令人敬佩。
……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讨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迪性的头绪。
——周策纵 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
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一独特性上。
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
——周汝昌 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
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
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
——李泽厚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